



藝術天地

### 趙志軍的藝術之路(十三)

趙志軍 (畫：大勇)

1986年的春天，作好充分準備的我迎來了高考中真正的藝術考試。我和師兄陳曉晨、王英再次從白音察罕乘火車來到烏蘭察布盟(市)集寧市，考試的地點同上一年一樣，仍然是市群藝館。

那是令我終生難忘的考試，第一天上午8點至中午12點素描，模特是一位40多歲的叔叔。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是正側面，我非常喜歡這個角度，所以畫起來非常得心應手。我先是打輪廓，然後區分明暗塊面，找準明暗交界線，細緻刻畫明暗交界處的灰色調，隨著鉛筆沙沙的摩擦聲，我仔細地刻畫眼角、鼻頭、鼻翼和嘴角，很快一幅黑白灰色調鮮明的側面頭像素描作品就完成了，4個小時的考試時間剛好充足，我輕鬆地交了試卷。

下午1點30分考色彩人物肖像，模特是女學生，她穿着粉紅色蒙古袍，紮着馬尾辮髮型，自然光下，色彩非常豐富。我打好了輪廓，仔細觀察，確定了冷暖關係和色調，並開始着色，控制調色比較難，心裏愈緊張愈是調不準顏色。頭上不由自主冒出了汗，監考老師見狀，和善地提醒我



●《鴻雁》34cm x 68cm 水墨設色。作者畫作

家：「時間還很多，不要着急，要耐心畫。」我擦擦額頭和手心的汗，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，繼續調整色彩和造型，細緻雕琢，最後看上去畫面色調比較協調和完整，就這樣，第一天的考試終於順利地完成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考試的第一個項目是動態速寫，限時半小時，模特穿着蒙古袍，腳踏馬靴，非常有特點，衣紋線條質感明確，馬靴粗曠有力量感，我省去面部五官刻畫，注重動態的表達，半個小時很快過去了，交卷時感覺發揮還算穩定。最後一項考試內容是創作，拿到試題和考紙，我發現和去年不同，是兩句唐詩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根據這兩句詩創作一幅畫，我心裏泛起陣陣緊張和惶恐，腦袋裏一片空白，想來想去硬着頭皮畫了兩邊的懸崖峭壁和一望無邊的天際，忐忑不安地交了卷，就這樣結束了令人既嚮往又緊張的藝術考試。

考完回到家後，我繼續上學溫習準備高考，但每天總是想着那幅創作的作品是否可行，焦慮不安地等待着藝術考試結果。一個月後，終於收到了藝術考合格通知書。我的心陡然落地，完成了邁進大學的第一步。



舊夢難忘

### 戲服大師孔權開

沈西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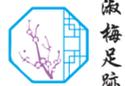
在香港電影界，昔日有一個人物堪稱無人不識、無人不曉。可他不是什麼大明星、大導演，而是戲服設計大師孔權開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嘉禾、邵氏兩大電影公司對峙，兩間公司的工作人員為了飯碗，不要說表面上不相關問，私底下也甚少往來。孔權開，本事真大，不獨在兩家公司往來自如，甚且大做其生意，財源滾滾來。邵逸夫爵士對着他，笑臉迎人，鄭老闆(鄭文懷)惟恐侍候不周，孔權開在兩大電影巨子心中，是絕對不可得罪的人物。

為什麼會這樣子？孔權開的鈔票比兩位大老闆更多嗎？當然不是，那是什麼呢？簡單言之，便是他設計的服裝作怪。原來那時候，兩家電影公司爭相拍攝古裝片，因而需要大量戲服，孔權開乃古裝戲服專家，縫製的戲服，手工、布料都遠比人家優勝，價格也公道，兩大公司拉攏惟恐不及，又怎敢怠慢他。孔權開的生意愈做愈大，大得連台灣的電影公司都爭相相結，請孔老闆做戲服。有一段時間，生意太多，忙至不可開交，自己也得幫上一把。到了後來，電影公司以外，電視台古裝劇集裏的男女演員戲服，統統由他一手包辦。我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認識了孔權開。個子不高，見人嘴角掛笑，慷慨好客。

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這十年間，孔權開在電視台所賺的鈔票，當以數百萬計，真有那麼多嗎？孔權開笑笑說：「哪有這樣多？數額可能有，純利哪有！」見我臉露狐疑之色，孔老闆解釋：「數額大，所賺不多，但是師傅手工已佔了大部分，加上布料、器材，七除八扣，你說能賺幾多！」言下之意，中看不中用。我的恩師羅斌先生說過：「老闆說的話，不能盡信！」誠夫子自道也。

孔權開人稱「裁縫仔」，廣東高要人，父在廣州開設裝店，南來香港，改營唐裝，生意大好，輟學助父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古裝片興起，《姐已》副輔導王星磊見孔權開年輕有為，納歸旗下，在影城做戲服，從此開啟戲服企業，贏盡口碑，幾壟斷港、台影圈服裝生意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後，古裝電影衰落時，孔權開順應潮流，北上創業，初期生意勉可，孟嘗好客，風流自賞，風光不再。

8年前，重逢於尖沙咀頂好酒家，談入行的甜酸苦辣，落得兩袖清風。如今一人獨居，前塵可嘆，這正是人到暮年之苦也。



淑梅足跡

### 「水餃皇后」兩女心中的媽媽

車淑梅

電影《水餃皇后》勾起了很多香港人的回憶，兩位由水餃養大的女兒經常被問及可有將水餃吃厭？Joanne和妹妹Jessica立即展現燦爛笑容，「不會不會，那是我們媽媽的味道，吃水餃是家中的傳統，由婆婆那一代開始，當中夾雜着講不盡盡歡複雜的情感。」

電影中有一位英俊的警察叫華哥，真有其人？妹妹答，「是真的，我們叫他陳Uncle，真的警察，在灣仔碼頭捉小販認識媽咪，當時家姐還用粗口鬧他。」家姐回應，「當時華哥走出來向我說細路女不要講粗口，還有你真大膽鬧警察？我當時八九歲，小販經常講粗口鬧人的，我當時氣憤妹妹已經道歉睇水不力了，你們還要拉人，我衝口而出，講完之後好驚。華哥真的好有型，不過，戲裏面那段感情戲就是為商業元素加上去的。他有好太太，兩個比我們年紀小的因因，放假會帶着太太和我們4個小朋友出去玩。他是輔警，正職在銀行工作，退休時是總警司，好正直勤奮的人。」

姐姐8歲、妹妹4歲開始與媽媽相依為命，可有想念遠在泰國的爸爸？「23歲那年突然收到父親的來電，說聖誕節帶你們的弟弟妹妹到香港見面好嗎？那時我拿着電話筒內心翻滾卻不懂反應，只在唔唔幾聲，可能爸爸覺得鼓起這麼大勇氣，女兒卻表現冷漠，終於

說好了的聖誕節他卻沒有出現……」妹妹接着說，「其實我們也曾到泰國尋親，大概15年前，媽媽是贊成的，她說過大人的事小朋友不需要去理會，總之他就是你的父親。可惜我們的資料太少，失敗而回。」

到底在兩位女兒心中媽媽是個怎樣的媽媽？聽話的Joanne說，「她是一個好有智慧的人，小時候在那草根的環境成長好易學壞，她管得好嚴，常說我不介意你現在恨我，我也不要你行錯路。我明白當時媽媽已經給我們最好的，就算當時鬧到我多心痛，我都好感激她，她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。」跳脫的Jessica回應，「媽咪一向口硬心軟又喜歡小動物，一次我在街上見到隻可憐的流浪貓，抱了回來，媽媽好惡地罵着，接着給我兩塊錢，着我去街市買魚。」

做事一絲不苟卻一直不留意健康的戚姑娘生意愈做愈好，2019年76歲因病去世，「媽媽身體不好卻避忌談百年之事，我們將她安葬在溫哥華都是我們的決定，因為我們留學時，她覺得那是一個好美的城市，卻沒有真正正正地在那邊生活過……我們在大公園買了一張紀念長橋，刻上了『Queen of Dumbling』，位置就在張國榮紀念長橋的附近啊！」

多謝水餃皇后帶大了兩位滿有氣質和修養的女兒，也帶大了我們這代的香港人。她的人生路有淚水，卻沒有將苦澀帶進水餃裏，戚姑娘的墓誌銘：「戚健和，將餃子帶到全世界」，感恩香港有個戚姑娘！



●「水餃皇后」戚姑娘的長女Joanne(中)和幼女Jessica(左)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### 爺爺是天上的哪顆星

郭奕帆

窗外風景逐幀閃過，城市的喧囂高樓、鄉村的靜謐小屋、薄霧籠罩的石板橋還有那掠過天際的歸鳥，畫面定格在那條我走過十餘年的小路，我是多麼害怕又多麼想回去啊，那裏有我深深懷念的人，我的爺爺啊，我該怎麼訴說對你的想念和愧疚。

車緩緩停下，沉重的哀樂傳來，親人去世虛無的感受在聽到哀樂的那一瞬間化為實感，砸得我昏頭轉向又無處可逃。我遲遲不願下車，好像只要不出去，一切就沒發生過——爺爺還是記憶裏那個不苟言笑卻又極致慈祥的小老頭，而不是隔着一層玻璃再也無法觸碰的存在。我跪在靈柩旁邊，透過玻璃看着裏面那張熟悉而又陌生的臉，淚如泉湧。紙錢燃燒的煙霧繚繞，靈堂吹響的嗚咽如泣，親人掉落的哭聲斷腸，絲絲縷縷，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，把我拽進深深的回憶裏。

印象中，爺爺很少笑，卻總會在我叫一句「爺爺」時，低聲地回一句：「欸」，舒展臉上的皺紋，眉眼裏盡是慈祥和藹。苦難是花開的伏筆，冬天總要為春天作序。爺爺的前半生吃了太多的苦，走過太多泥濘的路，命運的捉弄卻沒有讓他變成一個怨天尤人的莽夫。他雖不善表達，但孫輩們感得到爺爺所有的柔情，讓我們擁有一個充滿無限愛的童年。上幼兒園時，去中山公園餵鴿子是我樂此不疲的事，爺爺從來不會拒絕，一邊說着「走，我們去餵鴿子」，一邊熟練地打開放錢的櫃子，牽着我向公園走去。其實爺爺是一個很勤儉的人，他的身上很好地保留着那個飢寒交迫年代的烙印，卻從不吝嗇為我花錢。小學暑假，我在姑姑家看到其他小朋友都會騎車時，那個眼饞啊，嚷嚷着也要學，可內心又因膽小而惴惴不安。但當爺爺的手扶上自行車後座時，心裏的不安頓時煙消雲散。那個炎熱的午後也不知道爺爺彎着腰推着我繞了多少圈。

最後一次見到爺爺，是在他去世前的兩個星期。還是一樣的對話、一樣的場景。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後一面，我絕對不會只是跟他說一句：「爺爺我回來了。」我會趴在他的床邊，告訴他做他的孫女真的很幸運，告訴他我的童年裏有他參與真的很幸福，讓他再等等我，希望他能享受我創造的生活……我會告訴他，不管在什麼時候我都不會忘記他……如果，這些都來不及說，我一定會告訴他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愛他……但是，世上沒有如果。

我愧疚的是，自己沒多去看望爺爺，沒多陪他聊天，明明想念卻羞於表達。更多的悲痛是源於無奈，我明白大家都不希望在臨近高考的關頭影響我。媽媽告訴我爺爺走的時候很平靜，爺爺也知道我在上學。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，如果我足夠強大、足夠優秀，是不是爸爸媽媽就不會擔心影響我的讀書，是不是就能回老家陪爺爺走完最後一程？這個問題無解，它會慢慢變成一根扎在我心裏的刺，柔軟的肉包裹着它，它會慢慢地被吸收，但留下的傷疤時刻提醒着我它的存在。

山風為伴，子影相弔，嗚咽的聲音由遠及近，鼻尖紙錢燃燒的味道愈發濃烈，恍惚間我又回到了靈堂。和爺爺的美好回憶如同走馬燈一樣在我腦海裏放映，一幀一幀。從小牽我長大

的手如今再也觸碰不到了，望着靈柩裏的爺爺，我在腦海裏一遍遍描摹他的臉，在最後所剩無幾的時間裏用力記住爺爺的樣子。隨着長長的送葬隊伍踏過長長的石板橋，看着開往火葬場車的背影，聽着耳邊轟轟響起的炮竹聲，我知道，這次是再也見不到了。

在爺爺去世一年後，我漸漸理解了「離去的人他只是跳出了時間」這句話。失去至親是一時的暴雨，更是一輩子的潮濕。但我知道，爺爺不會希望我一直難過。我更願意相信從此往後，每一次的雨天晴天是他，每個香甜美滿的夢是他，他會成為我生活裏的太陽，所照之處，都是成片的綿綿青草和風和日麗的晴天。

我的爺爺是一位堅韌且陽光的人，他不會被生活的不如意打倒。面向陽光，他朝着希望堅定而行；逆光時刻，他狀似青松，用並不強壯的肩膀扛起整個家的重量。他經歷苦難但不抱怨苦難，用不服輸的倔強脾氣，溫暖生活中無數次的寒冬。他會把所有的柔情留給孩子，無形中教育他們什麼是愛與被愛、珍視與被珍視。我多麼希望他能來到我的夢裏，我想告訴他：「爺爺，在你不在的日子裏，大家一切都好。你給我的愛總會在我跌倒摔傷的時候療養我、涵養我，讓我無數次對生活充滿希望。爺爺，我真的非常想念你，請多多來我的夢裏坐坐，我想聽聽你的幾句叮嚀、幾句溫暖。」

都說人死後會變成天上的星星，我也曾在夜晚無數次抬頭，看着黛色的夜幕，望着迢迢銀漢裏綴着的閃閃星斗，尋找着哪一顆是我的爺爺。



點滴

陳復生

轉眼5年，母校(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)自2021年8月首次在亞洲電視錄影廠主辦「戲曲講奏浸大情」，周日(5月25日)晚上特別假座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第三屆的演出。活動監製家寶師兄和大會顧問徐國楡師兄告知，這也是母校校友劇團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演，堪稱大學界演出的破天荒之舉。

家寶師兄和我都是粵劇的門外漢，故大家只於幕前擔任司儀的工作。還記得2021年在亞視錄影廠跟他搭檔的時候，我們要戴上口罩，小心防疫……來到2025年，終於自由自在，像往常般對話，高興又安心。

這次活動的主席分別是楊黃美慧女士和侯王碧影女士，她們都是粵曲愛好者，一位喜唱平喉、一位愛唱子喉，由於經常練習，唱功造詣可媲美職業專家。其中黃美慧校友是我的師姐，她個性活潑開朗，樂於助人，在商界長袖善舞，同時熱衷服務社會，支持母校發展，剛巧是今屆尚志會的會長。第一次聽美慧師姐高歌一曲是2016年，我們在香港賽馬會宴會廳為母校60周年校慶暨尚志會成立40周年紀念，舉行了「世說論語——萬世師表」之夜，當年她唱的英文老

### 唱粵曲賀母校

歌，洋氣韻味十足。後來，得悉她迷上粵曲，更拜師學藝，從此結下不解之緣。

這些年，她不只是在港「業餘」演出，更受邀在海外表演，她說學習英文流行歌與粵曲的方法絕不相同，而練唱粵曲後，更迷戀上其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底蘊，故漸漸跟歐西流行曲愈走愈遠。

今年，美慧師姐分別同余玉荷女士和唐鎖老師演唱了曲目《風流天子》《合兵破曹》，對於一向甚少聽粵曲的我來說，竟也一新一耳目，她沉厚渾圓的「平喉」聲底，收放自如，已將「業餘」同樣幹得響亮有聲。



●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會長黃美慧師姐(右)。作者供圖



娛生樂與路

路美

### 粵劇文化的推動力

香港的粵劇文化歷史悠久，在現代社會中，特別是對於年輕人，確實面臨着一些挑戰。隨着香港社會的變遷和科技的發展，年輕人對於傳統文化的興趣逐漸減少，這使得粵劇在新一代的心目中顯得有些邊緣。

首先，探討粵劇在2025年是否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，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。這個中心的建設將為粵劇提供更專業和現代化的演出場地，有助於提升表演的質量和觀衆體驗。這樣的環境可以吸引更多的觀衆，尤其是年輕人，讓他們有機會近距離欣賞這一傳統藝術。戲曲中心的多元化演出可以讓年輕觀衆在潛移默化中接觸到粵劇，培養他們的興趣。

然而，僅僅依靠場地的設施並不足以吸引年輕觀衆，還需要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創新。當前的粵劇表演往往比較傳統，保守的劇本和演出形式可能使得年輕觀衆難以產生共鳴。未來的發展應當朝着融合現代元素的方向前進，例如結合流行文化、音樂、舞蹈等元素，使粵劇表演更具現代感和吸引力。此外，通過劇情的現代化改編，使故事情節更貼近當代年輕人的

生活經驗，也可以有效提高他們的參與感和興趣。

在科技快速發展的當今，使用新媒體和社交平台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廣手段。線上直播、短視頻平台等都可以是粵劇宣傳的良好途徑。通過製作精美的短片，展示精彩片段和背後的故事，吸引年輕人的注意力，增加他們的參與感和興趣，也能使粵劇在年輕人當中擁有更高的知名度。

此外，教育和社區活動的推廣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學校應加強對粵劇的教育，通過舉辦工作坊、講座及表演活動，讓學生能在更輕鬆的氛圍中接觸到這一藝術形式。社區則可以組織更多的粵劇展示活動，讓居民、特別是青少年，在參與的過程中增強對這項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熱愛。

在推廣的同時，將粵劇的傳承與社會發展結合也是關鍵。我們可以思考如何通過粵劇反映當前社會的諸多問題，使之成為一個舞台，以表達年輕人的心聲，增強共鳴感，以及其獨特的魅力。這樣不僅可以讓年輕人參與其中，也能增強他們對其進一步了解的興趣，讓粵劇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能與時俱進。



七嘴八舌

小臻

近周香港藝術界畫壇非常熱鬧，有兩大畫展「其命惟新——廣東美術百年大展(香港)」，「雪泥鴻爪——徐悲鴻與師友互動原作遺珍及版畫藝術展」先後開幕，讓畫壇愛畫之人很興奮，是個為自己補充「養分」的好時機，作為市民是欣賞藝術、長知識的時候。再以高一個層次的視角來講，是一個提升愛國主義的教育和提高文化自信的教育。因為在兩個畫展中除了看到名家大師的創作技巧外，你還看到在民族顛沛、家國飄搖之時中國知識分子既有才華也有風骨，讓人萬分敬佩。

徐悲鴻大師的畫作以獨特的藝術語言、人文情懷，表達中華民族反法西斯侵略的決心，激勵了廣大民眾。他在抗戰期間奔走於世界各地，義賣畫作，並將所得全數捐贈給受災地區。在很多重要的歷史節點，都對國家有所作為，引進了西方藝術的創作方法和藝術理念，推廣中西方技法的結合，繪畫風

### 觀畫展補充「藝術養分」

格直接影響了中國美育的發展。而「其命惟新——廣東美術百年大展」更加厲害，展示一百多年間廣東美術的重要成就，高劍父、高奇峰、關山月、黎雄才等嶺南名家百餘件經典作品讓人大開眼界，專業的畫家都紛紛去「朝聖」，正在習畫中的也把握機會，鄭文雅就告知此次畫展在藝術圈內早已享負盛名，很值得睇，畫展對香港來說是「福氣」，市民無須遠行可近距離接觸到高水準的藝術佳作，有助提升藝術鑒賞水平。她剛剛做了白內障手術，冒着風險都去看這個展覽，醫生忠告她出街必須戴着眼鏡和口罩，於是她做「蒙面俠」去會展睇展覽。

去看展覽前可先溫書幫助提升欣賞水平。在源遠流長的中國畫壇中有很多流派，以柳浪畫派、太行畫派、關東畫派、大千畫派、上海畫派、嶺南畫派、京津畫派、新金陵畫派、巴蜀畫派、長安畫派為人認可。嶺南畫

派是二十世紀初崛起的，當時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，嶺南畫派的創始人為「二高一陳」，即高劍父、高奇峰及陳樹人，這「嶺南三傑」都曾留學日本，習日本畫，都是追隨孫中山先生投入國民革命的同盟會會員，陳樹人更曾在孫中山身邊工作，得到信任和倚重。

「嶺南三傑」是真正的革命畫家，畫筆為改革武器，堅持藝術家不能脫離時代和社會現實，反對「師以臨摹教其徒，父以臨摹教其子」，追求變革、創新，通過「藝術救國」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。在國畫領域倡導「藝術革命」，提出「折衷中西、融會古今」，主張師法自然，兼容中外，融合中國畫、日本畫，以及西洋畫的技法，創造出色彩鮮艷明亮、暈染勻淨的新鮮風格。嶺南畫家活躍於畫壇，人數眾多，可謂枝葉茂盛，是嶺南文化的重要部分，嶺南畫派開風氣之先走變革之路的傳統都應該世代傳承下去。